

<<无出路咖啡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无出路咖啡馆>>

13位ISBN编号：9787561343852

10位ISBN编号：756134385X

出版时间：2008

出版时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严歌苓

页数：28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无出路咖啡馆>>

### 内容概要

《无出路咖啡馆》女主人公只身一人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留学，机缘巧合下认识了身为美国外交官的安德烈·戴维斯，两人一见钟情并迅速坠入爱河，但是女主人公曾经的军人身份使得两人的爱情前景变得扑朔迷离，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美国国务院安全部的介入调查，让这对恋人不胜其烦，无奈之下，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在被派往赞比亚做副大使的前夕主动提出辞职，而女主人公却在歉疚的心理驱使下，选择了结束这段坎坷的感情。

<<无出路咖啡馆>>

作者简介

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出生于上海，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一九八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九八九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硕士学位。

现为好莱坞专业编剧。

她的代表作有《天浴》、《扶桑》、《少女小渔》、《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其中《天浴》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荣获金马奖最佳影片等七项大奖，一九九九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十大最佳影片。

## &lt;&lt;无出路咖啡馆&gt;&gt;

## 章节摘录

房间很小，一扇窗也没有。  
比我寒伧的公寓里的那间浴室还小。  
一只日光灯被四面白墙反射，光线过剩。  
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长方形口子，室内的人能否得到足够空气就看它的了。  
你别想逃，不信你逃逃看。  
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样，对这间八平方米的审讯室的头一个条件反射是：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  
就算逃出这个门，还有门外长长的走廊，然后是个四通八达的大办公室，在那里你马上会失去东南西北。  
即使你走运，找到了出路，你也会在接待室被截住。  
接待室是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厅，公正而森严，架子摆得很大，挂着星条旗和联邦调查局的徽记。  
你最远能逃到那里。  
再远，大厅门口那个彪形卫士就会马上翻脸，叫你“站住！  
举起手来！  
”他会拔出手枪，叫你“到墙根那儿去！  
”然后枪口顶着你的后脑勺，空闲的那只手便上来搜你的身。  
那个场面比较没面子，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  
我此刻当然不是正面人物。  
从天花板上的方形口子里面的监视器镜头里看，我大概有不少疑点。  
镜头中我脸色苍白，缺乏营养和睡眠，心神不宁且脑筋迟钝，如同大部分刚着陆到这块国度的中国人。  
在镜头里我的白色羽绒服，大红围脖，冒牌“Levis”牛仔裤使我大致混得过去。  
一个超龄留学生，像大多数亚洲女学生一样，留着最省钱的发式——披肩长发。  
不过，你别想轻易混过去，没那么简单。  
我看了看手表，十点半，那么就是十点二十分。  
我的表总比正确时间快，是增加紧迫还是虚设从容，我也搞不清。  
我在那张坐过杀人纵火、抢劫、强奸、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这是一张丑陋的椅子，一坐上去便让你陷入被动和劣势。  
它的扶手上包着假皮革，上面有一道道划痕，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干的。  
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手，坚硬肮脏的指甲在椅子上刻划，同时使谎言、狡辩，不得自圆其说，这上面或许将添上我的指甲的划痕。  
我的手也什么都干得出来：一小时前，在书店里把一本课堂急用的书塞进了羽绒服的大口袋。  
我买这件不合身的羽绒服，就图它有两个巨大的口袋，使我的书本开销大大减少。  
我的落网很可能和我在书店的不良表现有关。  
除此之外，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破绽。  
门开了，进来个男人，一个标致的小伙子，头发火红，梳成保守、可靠的偏分，脸色新鲜，身上带着一股得当的科隆香气。  
他向我伸出手：“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他的京腔一点儿调也不跑。  
我把手给他握，我的微笑不太好看，有点魂飞魄散。  
审讯者的漂亮是个冷不防，他比我认识的所有美国男人都漂亮，声音纯净，笑起来白牙如光亮那样一闪。  
而且他很年轻，最多三十岁。  
不过，你别忘了你在哪里。  
我看不透：是因为他牙齿特别整齐，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还是由于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显得异常整齐？

## <<无出路咖啡馆>>

但是，我又提醒自己：你别忘了他是你的审讯者。

我接过他递上来的名片。

名字是“理查·福茨”，职务是“特别侦探”。

更准确的称号应该是“特务”或“便衣”。

便衣福茨替我脱下羽绒服，接过我的红围脖。

这套动作他做出一些体贴来，像个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

别这样想，他这是在缴我的械。

我目送他抱着我的衣服出了门，两分钟后他回来了，告诉我：“替你挂到衣架上了，我办公室里

。”我说：“谢谢你。”

“你就是不剥走我的衣服，我也逃不了。”

他解开深蓝西装的纽扣，松了松黄底黑点的领带。

对我说：“这里热得不像话。”

你热不热？

很无聊——冬天比夏天热，夏天这里要穿件毛背心。

有什么必要？

夏天这屋里非常冷，豪华的冷，奢侈的冷！

“是吗。”

“你夏天在审谁？”

“你该看到芝加哥的夏天。”

为了它一个夏天，我们情愿忍受它三个冬天。

芝加哥的夏天只有四个月，其余三个季节都是冬天。

“我笑了笑。”

他一年四季都这样，在这屋里一团和气地坐在审讯者的位置上。

他的审讯都是从东拉西扯开始。

从很好的笑容开始。

这是个年轻的笑容，很高兴自己活着的年轻的笑。

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档案夹，目光从左往右扫，一趟一趟扫下来。

然后他合上档案夹，两个小臂压在上面，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面上轻轻弹动。

开始是一个节奏，渐渐，成了另一个节奏，气氛迅速改变了。

这段沉默并不长，顶多几十秒钟，但他要的效果有了，他要我如坐针毡。

我如坐针毡地一动不动，突然我意识到，我的手指甲深深掐进了椅子扶手上的假皮革里。

“你一定很好奇，我怎么会请你到这里来。”

“他略略偏着脸，这让我感到，他好像非常喜欢自己正在做着的这桩事。”

他弹着手指说：“要我，我就会很好奇。”

“他开始从这桩事里得到娱乐。”

“我的确很好奇。”

“我一共偷窃过十二本书，一瓶阿斯匹林和一个针线盒。”

半年中，一共就这些。”

理查又笑了。

这笑从蓓蕾到彻底绽放的整个过程都给我看见了。

他说：“安德烈的眼光很好，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安德烈？”

“我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安德烈·戴维斯，没错吧？”

“噢，你是说安德烈·戴维斯？”

“有人出卖了他？”

## <<无出路咖啡馆>>

还是他出卖了我？

这是一场怎样的麻烦？

“他眼光不错。

”理查说。

他稳稳地看着我，身体却不很老实。

他坐的原来是把转椅，他向左边转二十度，再向右边转二十度。

不管他与我呈现一个怎样的角度，他的目光始终都能把我罩住，他的蓝色目光。

他在档案夹上轻弹的手收在空中，很突然地。

“安德烈·戴维斯和你是什么关系？

”“朋友。

”“你以为呢？

当然不只是“朋友”。

“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

”“就是朋友。

”“戴维斯先生说，你们是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

有婚姻趋向，在美国被看成正儿八经的恋人关系。

”“我看着他，说：“噢。

”“这个特务的意思是，美国的男女关系多种多样，除通奸之外，不伤风化、发展不快不慢、偶然同居的这种，叫正经的。

除此之外，都是胡来。

“你们真的相爱？

”“他一下子停止了转椅的动作，面色有了些焦虑。

在这种地方，说这样的话题，他也觉着别扭。

我想了想：说：“嗯。

”“我能说些什么呢？

我突然发现不对劲了：便衣福茨像个真正操心我进步、关注我操行的团支书。

我曾花七年时间和一个团支书作对。

我将两臂往胸前一抱，说：“怎么了？

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我笑了笑，二郎腿轻轻晃了晃。

从天花板的镜头里看下来，我或许有一点儿放荡。

“就是说，你承认你和我们的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正式开始了有婚姻趋向的恋人关系？

”“嗯。

”“我怎么知道？

我又没有想过给它定义。

你到底想拿我怎样？

十二本书的偷窃和安德烈有什么相干？

”“我不知道你对中文里“恋爱”这词的理解，是否和我完全一致。

”“我可以再给你一个定义，”他说，“你在和美国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交往过程中，是否谈到过结婚？

”“他口气一粗，”谈到过，是吧？

”“好像是。

”“是，还是不是？

”“审讯是这样开始的。

特务福茨是这样笑眯眯地开始审讯的。

”“是的。

”“他的笑一下变得松弛了，他体内也是一阵松弛：得到了我的第一步供认。

<<无出路咖啡馆>>

“好，这就明确了。

你看，我们指的正式恋人就是指的这个。

“我还是看不出我的祸闯在了哪里。

“不可以和安德烈·戴维斯谈恋爱吗？”

“噢，”他说，“欢迎你和他谈恋爱！”

我给你错觉了吗？

你怎么会觉得我反对你们的恋爱呢？

他肩膀耸起，两手张开。

他的肢体充满表达。

“戴维斯先生是个杰出的外交官，二十三岁刚出学校，苗头就很好。

当然欢迎你和他恋爱。

他的中文怎么样？

比我的怎么样？

“他能背古文。

你知道，中国古文。

“别以为我想拿他镇住你。

你脸上有了轻微的酸意，极轻微的。

理查忍着妒忌笑了笑说：“我听说他会唱不少墨西哥情歌。

“他说着拉开抽屉，眼睛在里面略一搜索，然后又回来，看着我。

抽屉里一定有安德烈·戴维斯的资料，他刚才显然来了个紧急补习，“你听他用德文朗诵过《浮士德》吗？”

“当然。”

“从来没听过。

即便安德烈乐意对牛弹琴，我也无从知道那便是《浮士德》。

“对了，他一定告诉了你，他当过兵。

“没有。”

“他当然告诉过我。

“他居然没告诉你这件事？”

“理查的肢体语言表示出他的不相信，”他当过兵！

在上大学之前，他当了三年步兵。

“美国军队提供上大学的费用……” “军队付学费？”

！

“我此刻的兴趣很真切。

就是从天花板的镜头一眼看下来，也看得出我对“学费”二字的敏感，劲头很大，我对和钱有关的信息都劲头很大。

理查说：“你们中国军队没有给你一笔钱吗？”

“哦，我是说，你退伍的时候？”

“我的心跳加快了一个节拍。

原来他在这儿埋伏着我，他刚才的句句话都不是闲话。

我告诉他，中国军人退伍会得到一笔钱，一个美国人不屑的数目。

我还告诉他，我们是穷人的队伍。

“不过你不同啊，你是军官。

军官会有一笔不小数目的钱吧？”

“记不太清了。”

“我记得很清楚：一千四百块，叫做‘安家费’。”

他看着我，眼睛很快乐。

他说：“够买五辆自行车。”



<<无出路咖啡馆>>

”他挖苦成功了，快乐使他变得明目皓齿。

“六辆自行车。

”他说：“那得看什么官了。

”我说：“那得看什么自行车了，这算不算你有兴趣的情报。

”“别叫它情报嘛，纯粹是我个人的兴趣。

可能你猜出来了，我是个中国迷。

”“这不用猜。

”在人自我吹捧的时候，我一向比较合作。

“中国军队是个特殊的部队，自给自足。

”我说他对极了，他对中国的理解一点儿也用不着我帮忙。

他又来个明目皓齿的快乐。

即便是特务，他也是个心地明澈的特务。

他无非是想让我明白，蒙骗他是件不大容易，甚至是相当艰巨的事情。

假如我蒙骗他，我可不是故意的。

我喜欢对陌生人口是心非。

尤其对一个上来就是对立面的陌生人，尤其是，他很可能发展成一个对立面的老熟人。

二十分钟了，这个人到底想拿我怎样？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是怎样认识的？

”“在地铁站认识的。

”理查蓝汪汪的眼睛里满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

我告诉他我当时在地铁站等一个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

“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

”那是第三次见面。

理查在本子上“刷刷刷”地写着，要把我的不实之言落实下来。

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东西就接着咬，你又不缺这方面的见识。

我六岁就见识过类似的局势，我那时多沉着。

审讯者比这位态度坏多了，手里一根真正的军用皮带，铜带钩碰击出危险的金属声响。

它每响一次，父亲和母亲就一块儿眨眼。

铜头皮带一声“丁零”，父母就出来了谎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话。

我的谎言却贯穿一致，毫无矛盾，并圆润流畅。

那句谎言是什么，已不必去记忆，只记得它给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说，“你能确定那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

”“我确定。

”我看着他清澈的蓝色眼睛。

很早很早，我就学会，先去找对方的眼睛，深入无论怎样聪明、狡黠、阴险的眼睛，深入，深入，像猎物找死那样，紧紧地看着黑洞洞的枪口。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告诉他，如果他认为我的话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气，尽管推翻。

“你不愿再好好想想吗？

”理查问我，他的眼睛变窄了，如同画家虚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视地去看眼前的画面。

他等于告诉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确切的情报。

谁出卖了我？

安德烈？

还是阿书？

或许他们在我今早出门后已经找了安德烈，套出了他的口供，而安德烈已经联络不上我，无法与我同谋。

我心一横：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 &lt;&lt;无出路咖啡馆&gt;&gt;

“人的记忆花招很多。

“我对理查说。

改口讲英文，讲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拿别人的语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负担。

微笑完全没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动作打开档案夹。

他目光在一页上迅猛地划过几行字，抬起头看着我。

他改用英文说：“就是说，根据你的记忆，你和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认识始于地铁站？”

“你看，他在讲他自己的语言时多么锋利！”

理查·福茨的多礼、温和、单纯是别人的语言给他的风貌。

回到他自己的语言，他是个才干卓著、体现美国式效率的优秀特务。

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钟会彻底拉下脸，对我说：“你被指控为有中国军方间谍嫌疑，你现在的每句话，或实话或谎言，都将有后果。

“我在书店里手脚不干净，看来没有什么不良后果。

不然因为那点渺小的贪图而受到FBI的处理是比较难为情的。

我说是的，是在地铁站。

在美国半年，我起码知道，杀人放火，只要拼死抵赖，出路总会有的。

我说完局面就僵了。

理查把纸页翻出烦躁的声响，我呢，我去看空白的四壁。

昨天下午我在教室里看见理查·福茨的便条时，并没想到会有这间密不透风的审讯室。

便条上写“请务必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杰克逊街××××号××××层来一趟。

希望我们会有一次愉快的面谈。

“当时我的反应是：寄出的无数份求职信终于有了回复。

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写的便条，他向系里的值班秘书临时要了张打字白纸，就地写的。

写完便交给了秘书。

秘书是五十多岁的女人，是离罪恶最遥远的良民。

她对我说她对不住我，因为她完全无意地瞄了便条一眼，“杰克逊街××××

号”这几个英文字是它们自己进入了她的眼睛。

她突然前后左右看看，问我是否知道杰克逊街××××号是什么地方。

我说我怎么会知道。

她坐在椅子上尽量靠近我的耳朵，声音很轻但每个音节都吐得很卖力。

她说杰克逊街××××号可是个有名的地方，不信问问大马路上的人，他们都会知道杰克逊街××××号。

“假如今天我不来，你会怎样？”

“我的语调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来不要紧，”他说，“我们会持续邀请你。

“他现在仰靠着椅背，差不多是半躺。

他的姿态是海滩上，日光浴里的。

他用这个姿态告诉我，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续很久。

“要是我持续不接受你的邀请呢？”

“没关系，你会接受的。

因为你不合作会对戴维斯先生不利，也会对你不利。

“他脸上有了种无耻，同时也有种骄傲。

这几乎是认定自己正干的是项神圣使命才会产生的骄傲。

我也有过这样的自我正义感，我们都有过。

它使许多荒谬的事情正义化了。

理查一小时至少挣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绝对不值，但自我正义感使他觉得很值。

因而他年轻英俊的脸虽然带些无耻，却毫不耽误他执行正义，他认定的正义。

这让他和电影里的FBI有着天壤之别。

<<无出路咖啡馆>>

电影里的FBI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ldquo;你想好了吗？

&rdquo;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的滑调了。

&ldquo;什么？

&rdquo; &ldquo;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rdquo; &ldquo;我告诉过你了。

&rdquo; &ldquo;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rdquo; &ldquo;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

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rdquo; &ldquo;对我？

不重要。

&rdquo;理查·福茨说，&ldquo;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rdquo;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一线白牙齿闪着寒光。

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

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

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ldquo;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

&rdquo;他的中文虽然没得可挑，但说法是纯粹美国的。

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

&ldquo;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hellip;&hellip;你现在讲的句句话都至关重要。

我要是你，我绝不会因为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hellip;&hellip;

<<无出路咖啡馆>>

编辑推荐

严歌苓讲述的每一个关于中国人的故事都那么独特、复杂，并富有深深的感染力。  
&hellip;&hellip;她笔下的人物如此丰满，而且她是通过对那古老的、男女关系的新诠释，探索和表现他们的处境，&hellip;&hellip;作品以诗一般精细的语言进行陈述&hellip;&hellip;在这些故事里，除了讥讽和荒诞，更吊人胃口的是严歌苓所揭示的严酷艺术现实中人的感官世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